



翰墨留真

— 蔣璨〈詩帖〉述介 —

王競雄

「文藝紹興」是國立故宮博物院今年度籌辦的大展之一，展出的南宋書畫作品，質與量兩方面均屬可觀，值得從各個角度靜心地體認。其中書藝的部分，有一件蔣璨（一一〇八—一一五九）行楷書冊頁〈詩帖〉，書錄六十歲所作冲寂觀詩兩首，雖然尺

幅有限，且非書法名蹟，（圖一）卻反映時代的動盪，有其歷史文化上的義涵。本文因就此件冊頁，擇其大要略抒淺見，先從蔣璨的仕宦經歷入題，以宦途中遭遇彈劾為重點，追述紹興年間蔣璨的境遇，以見〈詩帖〉之作有其由來。然後進入詩文的主題——冲寂觀，述明冲寂觀是蔣璨成長記憶中的一部分，與蔣璨家族有一段淵源。今日冲寂觀已經不復可見，〈詩帖〉無意間為冲寂觀留下第一手史料。至於其中書法的意蘊，則透過

與北宋蘇軾書蹟的比較，呈現彼時蘇黃米三家書風盛行之際，蔣璨如何取擇蘇軾的經驗化為己有，上追晉人高雅的韻度。

宦途波濤

蔣璨，字宜卿，江蘇宜興人，年少穎悟好學，深受伯父蔣之奇（一一〇三—一一〇四）器重。年約二十歲，即獲蔣之奇提攜，蔭補假承務郎，繼於崇寧五年（一一〇六）調將仕郎，擔任婺州蘭溪縣主簿。蔣

兔井橋邊鷓首橫過蓬仍怯近鄉情
路人失喜交頰語鄰犬何知掉尾迎重
到雲房驚落莫直須金闕早崇成百
年香火道
先志始信吾宗世濟榮
慣見琳宮全盛時竭末荒梗倍傷悽
虛堂不復瞻遺蹟
先考通奉書碑在
心符院今不復在 敗
壁纜容覓舊題
伯考樞密本師題
三史院僅留數字
帝傅前修皆築護雲孫後裔合攀
躋興衰補弊應商略徒倚脩廊
日歛西
冲寂觀去南莊數里肇建於
有唐逮今數百年中洵表弊
吾家
曾祖太傅公為日出納且主盟
興起之相繼累世不墜兵火之後
殿宇久廢弗理房舍荒寂
今吾至不勝感歎於作二詩
紹興甲子季林乙亥蔣 璨 拜呈

圖一 宋 蔣璨 詩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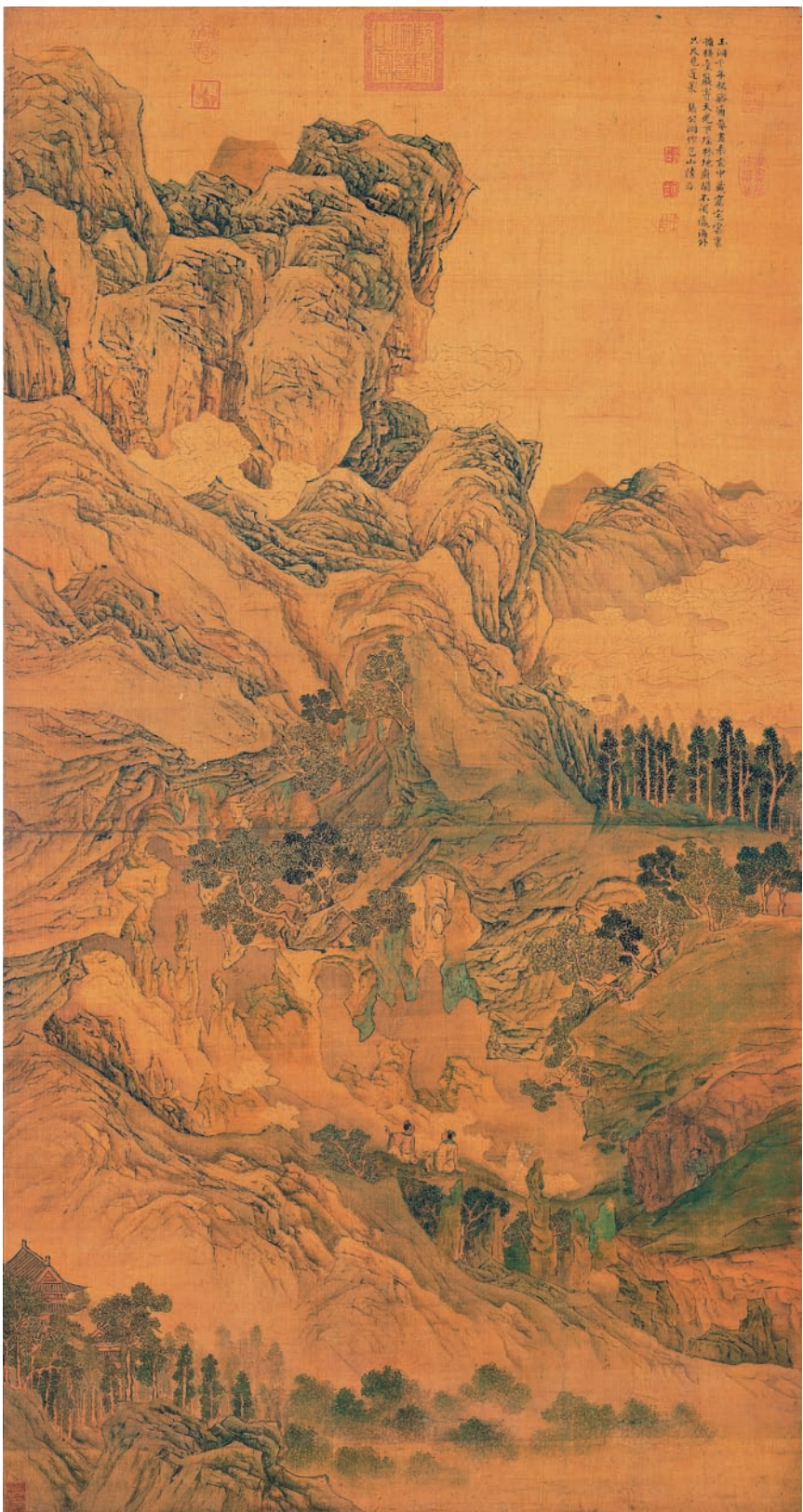
璨從基層文官做起，步入宦途之初尚稱順遂，幾經遷轉後，出知撫州，以勤勞政事著稱於地方。至紹興二年（一一三二）高宗命知台州時，卻遭徐俯（一一〇七—一一四一）彈劾而作罷。其後歷官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等職，至紹興八年知揚州，復以政績為人稱道，繼又知臨安府、知鎮江，而於知鎮江府任上罷官歸里。以下略就徐俯彈劾事由以及鎮江府任上罷官歸里情形，分別敘述如後。

徐俯為徐禧之子，因父親為國殉難，授為通直郎。靖康年間，張邦昌僭位自立，徐俯拒絕與百官拜於庭下，掛冠而去，其事頗為高宗嘉賞。高宗登基後，頻頻關切徐俯的下落，既得知俯為黃庭堅的外甥，於是有心重用給予官職。不數年即獲「賜出身，入禁林」，而於紹興二年正月試右諫議大夫。徐俯驟得登進，中書舍人程俱以為其人資歷尚淺，遂向高宗諫言，當循序漸進方為用人之道，請求收回原命，然未為高宗接納。實際上高宗起用徐俯，亦出於胡直孺的推薦，復經汪藻首肯其人，由是對徐俯

深具信心。然而，令人遺憾的是，徐俯文采過人卻未能謙虛任事，漸露驕氣，不免與朝臣格格不入。其右諫議大夫任期中，疏劾或諫阻高宗人事任命不止一端：如奏劾李綱、李羈；又如任命江常為給事中、任命熊大啓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、任命蔣璨知台州，均因信從徐俯之言而告擱置。其疏論蔣璨即在是年十一月，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記其梗概如下：

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蔣交結梁師成，師成所蓄古今書畫最為富有，常置璨於門下，為辨其真偽，命遂格。

梁師成（？—一一二六）原為北宋徽宗朝內侍，因緣際會得到徽宗寵信，宣和年間，權勢之盛幾與蔡京父子抗衡，僥倖之輩往往交結其人，冀得援引。其時朝中正直之士於此輩深惡痛絕，不僅責以「諂附非類」，復要求將倖進之徒追奪官職。據《宋史》梁師成傳，可知其人留意翰墨，時或假借觀賞書畫之名，招集各方才俊，以得題識，遇有投合者輒密加引薦。一時與會之人未必深察，或未



圖二 明 陸治 仙山玉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所撰生祠敘文中有言：「人莫不謂，父母生我也易，公之保我也難」，足見岳飛在宜興人心中的地位。蔣璨與鄉里人一條心，深知個人應作何種選擇。

沖寂觀
紹興十四年八月蔣璨罷歸，〈詩帖〉寫作適在同年季秋，文字間讓人感受到回歸故里的複雜心情。蔣璨本出於懷舊思親來到沖寂觀，觸目所及

卻是兵火後一片蕭索的景象，無限感慨於是湧上心頭。從詩中小字註文以及詩後附記，可知沖寂觀的興衰與蔣璨家族有一段淵源。回顧沖寂觀的由來，可以追溯到唐高宗弘道元年

必以此為終南捷徑，終不免如傳中所云：「四方偽秀名士，必招致門下，往往遺點污。」蔣璨未及迴避，為鑒別書畫真偽，以致於背負交結之名。梁師成曾與蔡京、黃冕諸人奉徽宗之命整治內府所藏書畫，編類真偽，其事具載於宋高宗《翰墨志》。梁氏既深得信賴，彼時聚會所觀書畫或可能間有內府之物。欽宗繼位不久，梁氏即被處決，家產也全數籍沒。

蔣璨在知鎮江府任上再度遭遇彈劾，被劾的原因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所云，因「轉運司劾其擅以經費錢物收入公使故也。」宋代中央和地方長官的經費有「公使錢」、「公用錢」等等名目，林天蔚先生曾加以研究，發現公使、公用性質不同：前者如同首長的「個人特別津貼」，可以私有，可說是俸祿的一部分；後者則屬於「特別辦公費」，多用於送往迎來、貢使、犒賞種種特別用途，支用時必須實報實銷開列「帳冊」，若有餘款尚須繳回。倘若「公用錢」帳目不明，或者未能明確公用、私有的分際，經費使用不當，便可能被劾去

職。其時地方上或將「公用錢」轉而經商，如兼營釀造酒醋，營利所得往往綽有餘裕，遂用來「饋送」相關人士，名為「公使苞苴」。南宋以後，「饋送」之風弊病叢生，有識之士直言其與賄賂無異。蔣璨的問題出在何處，有無經費運用不當，知交孫觀（一一〇八一—一一六九）為蔣璨作墓銘時提及個中實情：「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，視苞苴豐儉為低昂，公獨無所餉，遂罷歸請祠。」是知蔣璨未沾染「饋送」之風，而文中所謂的「權貴人」即為秦檜。

李心傳記載蔣璨罷歸之事，於紹興十四年（一一四四）六月預為伏筆云：「上諭秦檜曰，蔣璨守鎮江更不任事，只是避事，卿等可擇人代之。」同年八月遂見被劾罷去，此後提舉台州崇道觀，至紹興二十五年（一一五五）方得復起，出任淮南南路轉運副使。在記述蔣璨復出時，李心傳方纔點破其事，文云：「璨不為秦檜所喜，自鎮江罷去，為祠官者十二年。」宋代的宮觀制度，其出發點本在尊敬國之大老，據劉文剛先生〈論

宋代的宮觀官制〉文中分析，自神宗熙寧年間起，其職能漸漸改變，從原本係屬禮遇的兼職，轉為安置降黜和求退官吏的閒職。奉祠者的任期，原以三十個月為期，南宋以降卻逐漸失控，出現一再延續任期的情形。其間必須注意的是，延期或可能變質為另一種操控，成為權臣排斥異己的工具。蔣璨前後遷延十二年，未實際參與政事，可知已然處於「邊緣化」的境遇。

蔣璨不為秦檜所喜的原因，南宋陳鵬《負暄野錄》尚有一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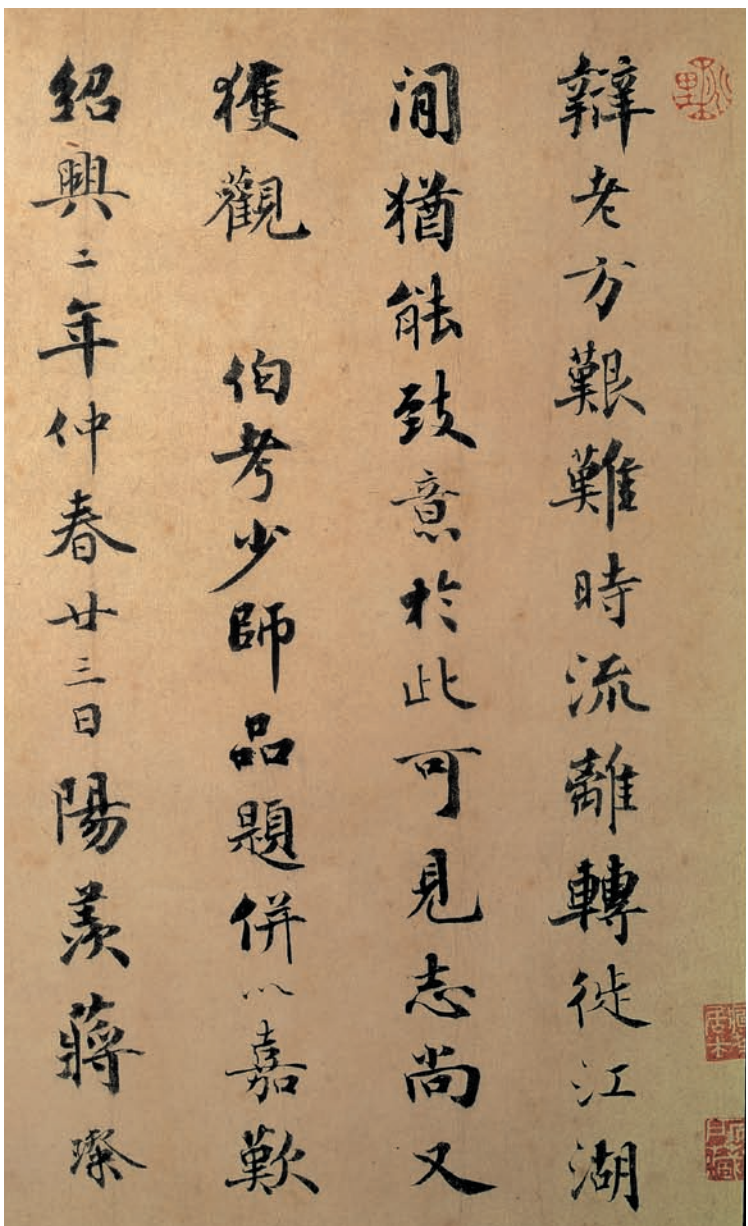
蔣宣卿待制璨，紹興中以善書著名，因救解岳侯，遂忤秦相，諷言者論罷，閒廢十年。

若將陳鵬之言與前述孫觀「苞苴」之說合參，當可了解蔣璨此時的處境。蔣璨的故里宜興陽羨，建炎年間遭金人侵擾，地方盜賊郭吉等人乘勢為亂，民衆憂懼無以為生。幸經岳飛（一一〇三—一一四一）領軍移屯此地，擊退金人並降服盜賊，地方遂告平靜。事後邑人感念不已，繪具岳飛圖像，為立生祠以為報答。知縣錢謙

(六八三)，相傳其地原為縣令周選的居所，因周選見白兔從井中逸出，躡雲遠去，於是捨宅為觀以供崇奉道教。其初本名為凌霞觀，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改易今名。蔣璨的曾祖父蔣九皋，曾經振衰起敝主導沖寂觀的事務，至伯父蔣之奇、父親蔣之美這一代，且為賦詩題壁，增益沖寂觀的人

文勝景。誠如詩後附記所云：「相繼累世不墜。」

目前尚存的沖寂觀史料並不多見，宋以前多屬仙人遊踪的記載，諸如南唐道士許堅凌波留題的傳說，顯示時人對於仙界津津樂道。宋以後沖寂觀從衰頹中復振，其動向逐漸與歷史、人文結合，與蔣璨家族的關連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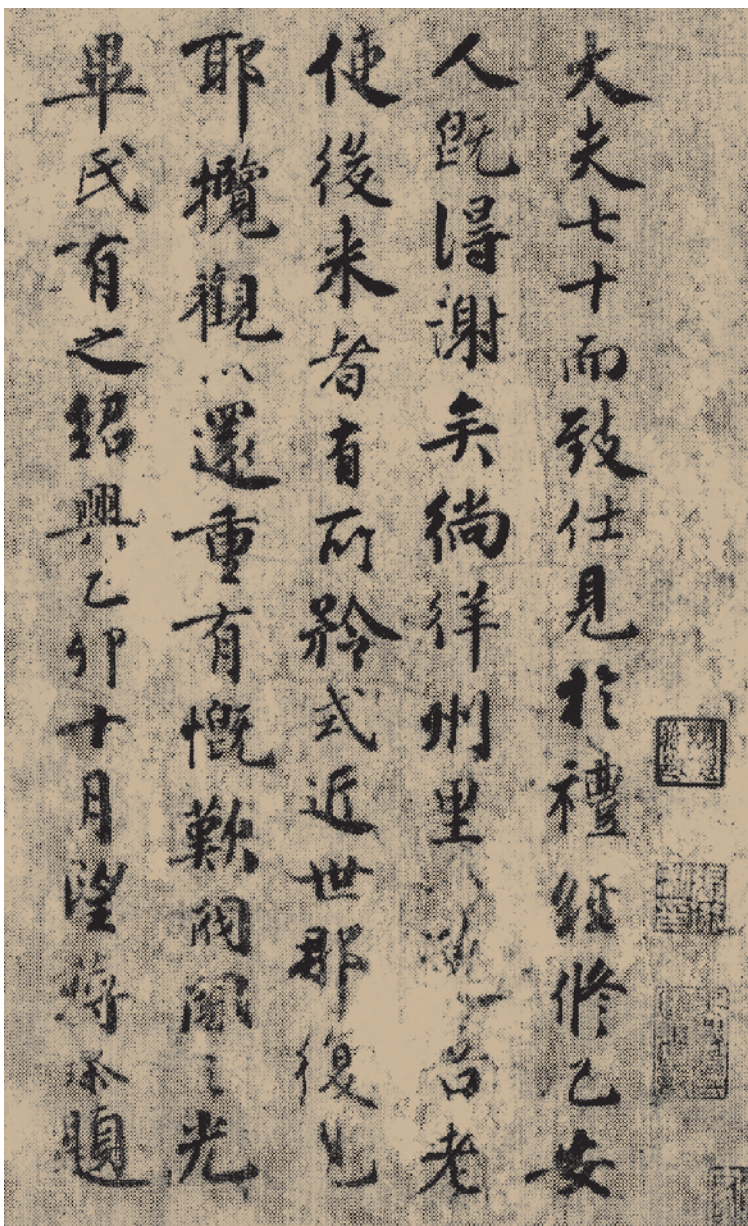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三 宋 蔣璨 跋懷素〈白敘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更形密切，如蔣之翰（之奇兄）重刻遠祖東漢山亭侯蔣澄之碑，即立於沖寂觀。蔣璨父親早逝，由蔣之奇撫養成。蔣之奇於崇寧元年告病歸里，隱居陽羨南莊，其地與沖寂觀相距不過數里。對蔣璨來說，沖寂觀是成長記憶中的一部分，一旦殿宇荒廢，先人舊題殘破、佚失，追思往日，倍增人事茫茫的惆悵。現今流傳的宋人詩作雖稱豐富，當年蔣之美留題沖寂觀之作已經無存；至於蔣之奇詩作，尚見有〈沖寂觀〉一詩，收在明人沈敕所輯《荊溪外紀》中，未知是否即為當年題壁之作，全詩如下：

樓閣鬱穹窿，清都幸此逢。兔藏賢令井，鯨吼貳卿鍾。花覆瑤臺暗，香飄寶鼎濃。仙居赤城洞，人住玉霄峯。棋響風敲竹，琴棲月在松。雲霞隨步武，猿鶴伴從容。湖漲銷千尺，山浮黛色重。人間真福地，物外是靈踪。鶯嶺標香刹，蛟溪接近封。粉榆偏在念，桑梓更惟恭。學道功成就，沖霄願必從。他年隨羽化，橫跨葛坡龍。

蔣之奇筆下的沖寂觀，景致清



圖四 宋 蔣璨 跋宋人〈睢陽五老圖〉 上海博物館藏

輪飛過，沖寂觀入清以後經歷太平天國戰亂，不得不重行修建；民國以後，轉型為小學校舍，此後校舍復行改建，沖寂觀於是不復存在了。

書蹟流傳

目前流傳的蔣璨書蹟為數有限，墨蹟除了〈詩帖〉之外，尚有題跋數則，由於寫在名蹟之後，世人對於蔣璨的書法也就不全然陌生。如紹興二年跋懷素〈自敘帖〉、紹興五年跋宋人〈睢陽五老圖〉、無紀年跋蔡襄〈行書自書詩卷〉，均以楷書帶行作跋，用筆沈著，不失韻度。孫觀深知蔣璨留意書法，為作墓銘時備加推許如下：

公善書，得古人用筆意，大者徑尺，細者如蠅頭，怪奇偉麗，獨步一時。凡今仙宮佛廬、窮堂奧殿、層臺崇榭，得公書榜以為壯觀，至今尺牘人家寶藏之。

是知從榜書到蠅頭小楷，蔣璨寫來均能收放自如，在紹興年間，書蹟已為人寶愛得到肯定。蔣璨的題跋字徑不大，前後面貌尚稱一致，透露具備唐

寧幽深，已如置身世外桃源；《荊溪外紀》復記其所在位址「前對張公之洞」，更加令人無限遐想。張公洞相傳為張道陵修行之地，奇石森然充滿神秘氣息，為道教列為「福地」之一。今日流傳的元明山水畫中，不乏荊溪山水題材，對張公洞奇景的描繪各有偏至。如明人沈周

（一四二七—一五〇九）〈張公洞圖〉、陸治（一四九六—一五七六）〈仙山玉洞〉，均將洞中鐘乳石奇景描繪出來。〈仙山玉洞〉且將張公洞周邊景物寫入畫圖，呈現整個區域清奇的景觀，從陸治題詩可知為寫實之作，不免令人猜想畫中前景邊側殿宇或可能為沖寂觀。（圖二）歲月如奔

楷深厚的基礎，能融合虞世南、顏真卿的筆法，兼有溫潤、健朗的特質。其結構間架合於勻稱的比例，外拓而無怒張之氣，所作〈自敘帖〉跋語，圓筆、方筆靈活運用，端雅的氣息接近蔡襄楷書的韻味。（圖三）而書跋五老圖時，則多用圓筆，筆力沈厚，具見顏體開闊的氣度。（圖四）

蔣璨寫行書深知如何取捨蘇軾的經驗，化爲己有，不流於浮面仿效，如〈詩帖〉中左撇、右捺的筆意與東坡相彷彿，偶或略加拖長捺筆，體勢隨之生動起來。若將蘇軾〈致季常尺牘〉相與對照，（圖五）或可進一步探知蔣璨悟入處。〈致季常尺牘〉微見欹側斜行的動勢，此種行筆的慣性於東坡爲自然，他人從而仿效，能如趙令時（一〇六三—一一三四）寫來神情自然，卻不多見。蔣璨〈詩帖〉並未勉力爲之，仍然出以平正的體勢，維持自己的步調。東坡透過運筆提按輕重緩急的律動，來掌握點畫粗細的變化，經由字形結組的不同，以及空間疏密的安排，譜成書法韻律漸強漸弱的章節。如第一、第三行

「獲」、「恐」二字，點畫相對地粗重、字形也較大，令人感受到實質的分量，能在行間字距中發揮穩定動勢的作用。〈詩帖〉在這方面頗具慧心，經由字形結組的大小，調整點畫粗細變化，間或出現對比的效應，而整體維持一貫和雅的韻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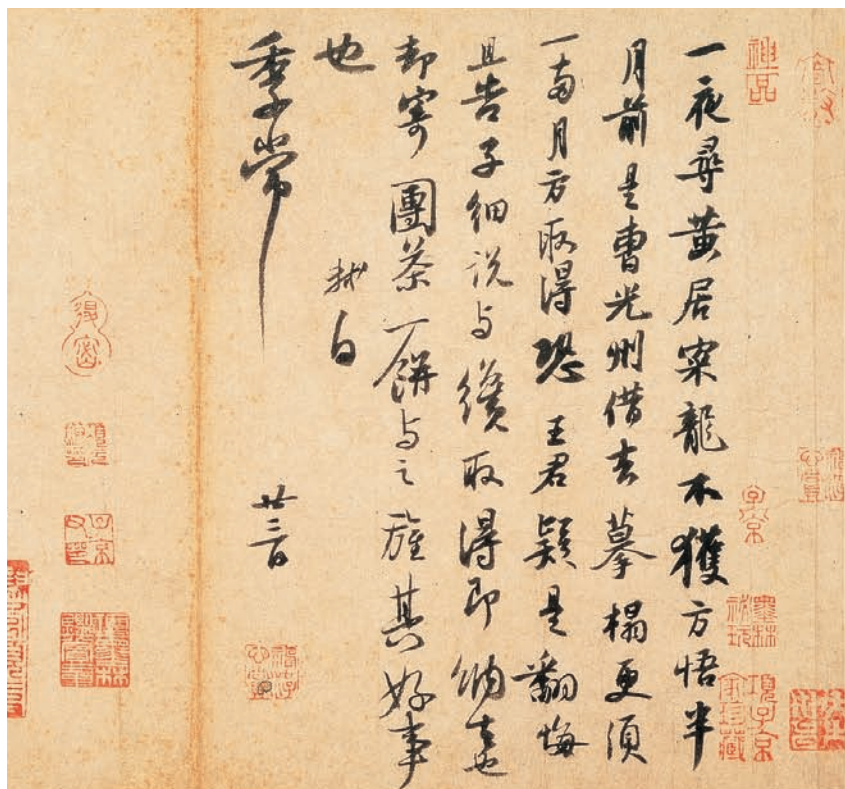
〈致季常尺牘〉寫至結尾，順勢加強「常」字收筆的動感，活絡有如游魚躍出水面。〈詩帖〉的性質稍異，始終維持平穩的韻律，不同於東坡的節奏。蔣璨落名款時，將「璨」字收小，拉長捺筆，名與姓之間且留空少許，類此形式也見於其他墨蹟，捺筆的趣味予人印象深刻。〈詩帖〉流傳至明代，曾爲王世貞收藏，目前邊緣尚存有王氏「貞」、「元」兩方半印。王氏將其列入所藏「宋名公二十帖」之一，於《弇州山人四部稿·續稿》中考訂沖寂觀爲蔣璨家族「香火地」，蔣之奇稱「太師」之由，同時評定書法在詩文之上，以爲詩文「極俚淺」，而書法「翩翩得晉人意」。王氏的看法當較孫觀爲客觀，顯示時空流轉，〈詩帖〉通過相

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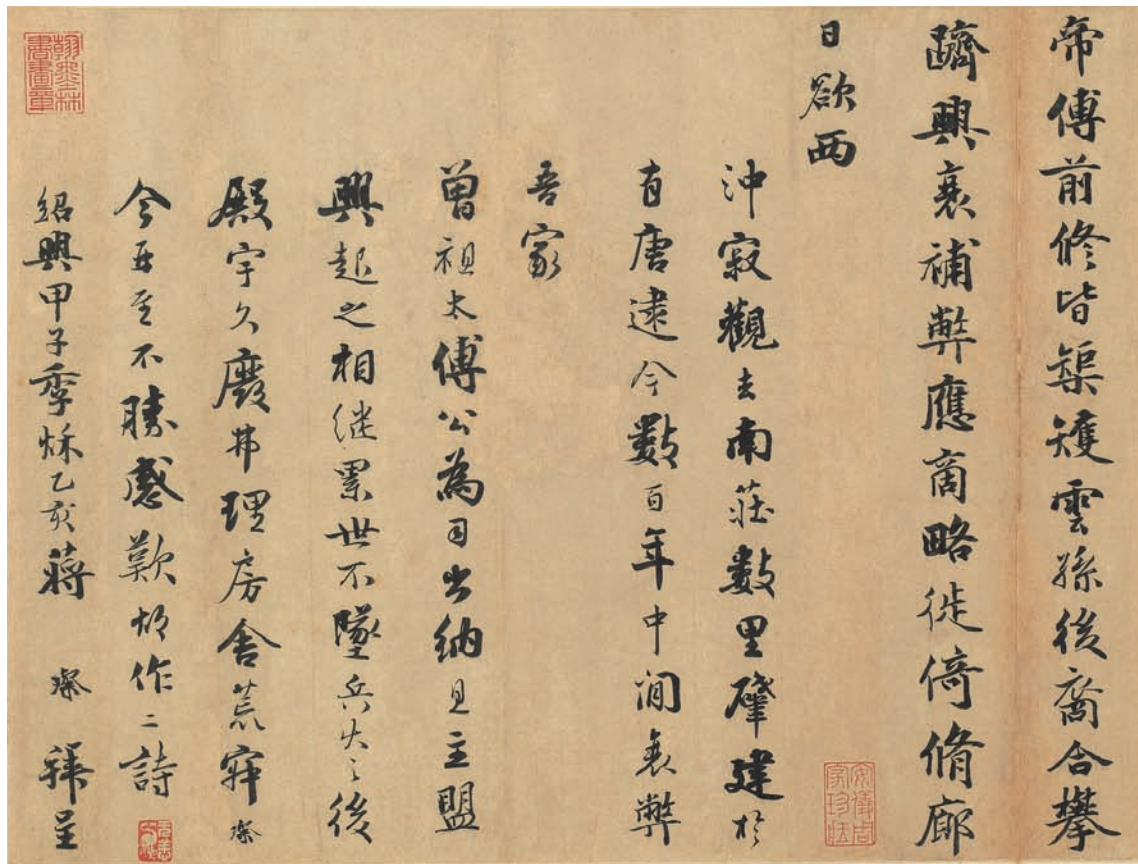
南宋岳珂《寶真齋法書贊》收存蔣璨書簡五則，其中一札感歎自謀之拙，以致於「從仕三十年，無一梨之地、一椽之居」；另一札書與伯愚知縣，也吐露「半生出仕，歸無屋宇」的景況。兩札均出自肺腑之言，有助於了解蔣璨其人。蔣璨罷官歸里後，始於荆溪山中經營屋宇，專闢一室爲景坡堂，存放東坡詩文書法，其對蘇軾的敬仰不待贅言。至於蔣璨個人，則有詩文集三十卷藏於家，惜今日未見流傳，然有少數詩文散見於孫觀《鴻慶居士集》中，而爲孫觀頻頻賞饒有東坡風致。詩帖的流傳，讓人感受到東坡的影響力，兩宋書藝的發

展息息相關之處也就不言而喻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

圖五 宋 蘇軾 致季常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局部